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八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條教　課最

條教

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語云既富矣又何加焉蓋居長人之任與教為本令下禁止風行草偃其所繇來尚矣漢氏而下良吏繼出乃能推本俗尚

講求治要思所懲革樹之風聲錄是奬善防非置之表率遏强撫弱為之約束尊賢興學禁淫起廢除律令之不便袪風軌之因習至於樹藝之便利蠶績之程品布帛之度舂汲之宜靡不為立科條以杜紛競眞得夫善人為邦之旨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異乎不戒視成者已

漢黄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

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

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閫門橛之閾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汚不軌汙濁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意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勑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

誅傷伏辜者

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記謂教命之書）已迺見二千石以為常

後漢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為使男年二十五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已下各省俸祿以振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

張湛為左馮翊在郡設條教政化大行

楊球為髙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牧舉會赦原後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涖髙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髙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懐夙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求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

敢分别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竝下州郡

王景為廬江太守驅率吏民修起蕪廢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

魏司馬芝漢末為河南尹為教與羣下曰盖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

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間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自勵

蘇則為金城太守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輙戮其從者必賞

晉王沉魏末為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聖賢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誦芻蕘有可録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今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

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奸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剌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中者給穀千斛謂予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廞褚晷曰奉省教旨伏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若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不言貪昧之人

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利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䂮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

以其款誠之心著也氷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氷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氷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繇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沉探尋善政按賈逵已來法制禁令諸所施

行擇善者而從之乃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竝用長乆之道也俗化淩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毁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

華軼永嘉中為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宏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甞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宏其事軍諮

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

虞溥為鄱陽内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内而行成於外善積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離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一

統萬里同軌熈熈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協贊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奬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質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欲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

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

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繇濟也諸生若絶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

庾亮為征西将軍鎮武昌下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財好
逸而惡勞學業至苦而祿答未厚繇捷徑者多故莫肯
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
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廢
頌聲寂寞仰瞻俯省能不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
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
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
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

强大吴起屈完所以為歎也繇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為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聿隆而不能宏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騖之時以馬上為家逮於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太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眞通才也今使三時既務五教竝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

叅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
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
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
賀二郡竝求脩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
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明為條制令法清
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薨又
廢
劉宏為荆州刺史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

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又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宏下教曰禮名
山大川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竝兼百姓無復厝手地
當何謂邪速改此法

殷仲堪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産子不舉久喪不葬録父
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唐彬為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
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竝志節清妙履行高

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髙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都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劉秀之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饑儉境内騷然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受其利

後魏髙祐為西兖州刺史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

北齊蘇瓊為清河太守每蠶月豫下綿絹度樣於部内

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史甞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

隋令狐熈為鴻臚卿開皇中文帝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熈為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竝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帝聞而嘉之

趙賢通為冀州刺史冀俗薄市井多奸詐乃為銅斗鐵

斛置之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喜頒告天下以為常法

唐張文琮高宗永徽中為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為農唯獨此州廢而不立祀典既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示其節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

課最

緜漢以來重長人之寄有會課之法稽勞庻績以功多

者為最焉盖取乎治行殊等閥閲彰著乃處乎上第或申之懋賞所以旌勸良吏聳厲當世者也若夫考績之典紀於虞書大計之法著於周制所以揆勞而責實奬能而褒善載於前籍斯為懿範然而牧守之重吏民之本恚於數易罔克成化儻善人為邦復乆於其道亦未有不邁德敦教厚生美俗而致尤異之課者矣

漢兒寬兒音奚武帝時為左内史收租税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

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繈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之欲切）課更以最帝繇此愈奇寛

朱邑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

陳立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

尹翁歸為右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韓延壽守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

守左馮翊

毋將隆為潁川太守以高第入為京兆尹

黄霸為揚州刺史以高第為潁川太守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户口歳增治為天下第一徴守京兆尹秩二千石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馮野王為隴西太守以治行髙入為左馮翊

班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

後漢馬魴建武中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

鄧晨好樂郡職𦂳是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中山屬冀州冀州所部郡課𢃄為第一也

崔寔為五原太守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

賈琮為交趾刺史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黄琬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

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

張奐為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繇是而全

魏朗為河南太守政稱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内河南也

劉祐為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抑其權強平理究結政為三河表

魏杜畿為河東太守在任十六年嘗為天下最

鄭渾為京兆尹太祖征張魯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

最

梁習再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

顏斐為京兆尹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京兆皆整頓開荒人民豐富嘗為

雍州十郡最

晉解脩初為魏瑯琊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

武帝受禪封梁鄒侯

諸葛恢為會稽内史大興初以政績第一詔秩中二千

石

梁何敬容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隐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世稱何吳郡後謝舉為吳郡太守聲跡畧相比

後魏陸俟為冀州刺史時考州郡治功唯俟與河内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

源賀為冀州刺史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時考殿最賀治為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請代

朝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
裴延儁為幽州刺史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
張恂為廣平太守其治為當時第一
北齊赫連子悅為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
逃散子悅親加恤惠戶口益增治為天下之最
許惇為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即是畿郡軍國
責辦賦斂無准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
道上下無怨治為天下第一

後周鄭孝穆西魏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慼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孝穆下車之日户止三千留情撫綏遠近咸至數年之内百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文帝賜書美之徵拜京兆尹

王德為平涼郡守雖不知書至於斷文處分良吏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為最

崔謙為鉅鹿太守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常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

隋樊叔略開皇初為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

梁彦光開皇中為岐州刺史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

劉仁恩為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

韋世康為絳州刺史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

楊達為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高祖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

令狐熈為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獄滯竝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文帝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熈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

房恭懿開皇中為澤州司馬遷德州在職歲餘盧愷復
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
趙軌開皇中為齊州别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時使者
郤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侯莫陳頴為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宏持節巡
撫山東以頴理行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
公孫景茂開皇中為息州刺史詔以景茂年終考較獨
為稱首昇上儀同伊州刺史

裴藴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

唐皇甫無逸隋大業中為淯陽太守甚有能政名差品為天下第一

鄭善果隋大業中為魯郡太守克己為治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

梁文謙隋大業中為饒州刺史歲餘為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

盧從愿玄宗開元四年為蔡州刺史為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為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疋無幾入為工部侍郎

楊承仙代宗大歷初為懷州刺史當四戰之地邑野荒廢人無全家承仙到官苦心積力以慈愛理之同其甘苦流人自占歲盈數萬表課第一

蕭定累為袁信湖安睦潤六州刺史所涖皆有聲大歷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

剌史張鎰為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税逋亡歸復戸口增加定又冠馬尋遷戸部侍郎

李承為撫州江州剌史課績連最

張延賞大歴三年為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雒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河渠脩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之時罷河南淮西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又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理河南五年理化第一徵拜御史大

夫
嚴震為鳳州刺史德宗建中初司勲郎中韋禎為山劔
黜陟使薦震理行為山南第一時賜上下考封鄖國公
在鳳州十四年能政不替
李惠登為隋州刺史在州二十年田疇闢戶口加于頃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
為上貞元二十年贈洪州都督
薛苹少以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以

九課擢為湖南觀察使

盧元輔為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高徵為吏部郎中

盧商為蘇州刺史在蘇州變鹽法獲利倍多文宗開成二年宰臣為鹽鐵使以課績上聞乃以商為潤州觀察使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四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忠第一

古人有言曰竭身命以狥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是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儒者之寶於是乎在謂之令德豈虛談哉繇漢以來居牧守之任者乃有明誠内孚英規外著奮志而滅敵挺躬而冒險忿大盜之肆慝糾

衆而致誅察姦人之無良先事而除慾值亂而不廢貢職遭難而克敦禦備濟王師之乏困保臣節於艱虞以至強寇侵逼危城失守轉鬬冒刃遂隕厥軀王綱絶紐大事將去守義不回因羅非命凜然生氣塞於民聽誠足以聳厲來者俾知委質之道焉

漢卜式為齊相武帝時南粤吕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

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帝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守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雅正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日者往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歲惡猶凶歲也禮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色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王尊為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郲山名在蜀郡嚴道縣郲音來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翟義為東郡太守時新都侯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

必代漢家其漸可見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王欽若等曰翟義丞相方進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埋名謂身埋而名立）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乃爾也）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以

重罪傳逮慶（追赴獄也）於是以九月都試日（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斬觀令（觀縣名音工喚切）也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共讀曰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尋為莽兵所敗

後漢文齊王莽時為益州太守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

伏湛更始初為平原太守時天下驚擾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内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梁統為酒泉太守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宣德將軍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

等將兵會車駕囂敗封成義侯

寇恂建武初為河内太守光武北征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絶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

耿況為上谷太守時漁陽太守彭寵反自以與況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結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

傅燮靈帝中平中為漢陽太守金城賊王國韓遂等殺涼州刺史耿都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

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别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

絶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知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吕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燮按劒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耶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殁

朱儁為河南尹董卓入關留儁守雒陽儁與山東諸將

通謀為內應既而懼為卓所襲乃棄官奔荆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守雒陽儁聞復進兵還雒懿走儁以河南殘破軍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逆擊為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為大

帥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瑯琊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幕府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刧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絶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於兹三年州郡轉相

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起疑惑譙等並共
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
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
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
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
蓋勲為京兆尹董卓廢少帝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
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與嵩俱被徵勲以衆
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

陶謙為徐州刺史時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絶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

陸康為廬江太守獻帝初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内修戰備將以禦之袁術大怒遣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

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病卒

王正為河內太守時董卓擅政正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

孔融為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黄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袁曹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曹公怒而殺之

徐璆為東海太守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刼僭號欲授以

上公之位瓃終不爲屈術死後瓃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

魏華歆漢末爲豫章太守爲政清静不煩吏民感而愛之時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

游楚爲隴西太守明帝太和中蜀將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以應

之此爾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來寇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敵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

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獘爾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明帝嘉其治詔敇聽朝引上殿

吳士燮漢末為交阯太守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絶而燮不廢貢職特下詔拜安遠將軍封度亭侯

虞忠為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

晉劉暾為司隸校尉惠帝達長安留暾守雒陽河間王顒遣使鴆羊皇后暾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顒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暾暾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暾為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暾戰失利還雒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雒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暾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暾後為太原內使趙王倫簒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

劉宏為荆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惠帝幸長安宏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成都王穎南奔欲歸本國宏拒之及宏卒宏司馬郭勱欲推穎為主宏子璠追遵宏志於是墨絰率府兵討勱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宏與劉喬貳於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宏子璠又斬勱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

張光為新平太守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

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為顯所擒顯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顯壯之引與歡宴彌日

張髦為河南尹愍帝建興初劉聰寇河南髦死之

麴特為新平太守時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特與西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

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特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腥遣劉雅趙染來拒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於黄邱曜衆大敗

華軼為江州刺史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雒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雒都道斷可輸之瑯琊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

顧衆為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元帝以衆補南康太守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搆逆

令衆出軍衆遲回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為動容敦意漸釋後為義興太守時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内史庾氷奔於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悊為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悊悊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悊尅期效節謨乃檄衆為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為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孔徽領甲卒

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拒要擊儆戰於高莋大破之收其軍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吴城衆自海虞縣婁縣東倉與賊别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屯烏苞會稽内史王舒吴興内史虞潭並檄衆為五部大都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為衆前鋒與賊戰没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鋭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

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塘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率宗黨五百人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宏為吳令軍次路丘即斬宏首衆住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庱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閎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已之力具表相

讓論者美之

司馬勲為梁州刺史守武當時後趙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勲勲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勲勲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

應詹為南平太守時荆州刺史王澄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雒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

從也

王舒明帝大寧初為廷尉從兄敦表舒為荆州刺史及敦敗敦兄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沈於江

熊遠為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寧遠將軍拒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為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常卿

謝邈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胡桀郜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向之有

遂害之

江績為南郡相會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言績終不為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未知獲死所爾一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為御史中丞

辛恭靖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

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恭靖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别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於江東安帝嘉之

宋王鎮之晉末為安城太守及桓元敗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弟五人並臨陣見殺

杜瑗晉末為交州刺史時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

劉虔之晉末為高夏相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將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率府郡兵力出湞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為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勸退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罪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

褚叔度為廣州刺史時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嶺荆州平乃還

張邵為湘州刺史時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函馳使
呈高祖
杜宏文為交州刺史文帝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代之
宏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表待
病愈宏文曰吾世荷皇恩仗節三世嘗欲投軀帝庭以
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如其顛沛此乃命
也宏文母既年老見宏文輿疾就路不忍分别相與俱
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宏猷詣京朝廷甚哀之

王僧達為宣州太守時魏軍來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衞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及元凶弑立孝武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之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策之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間道南奔逢孝武於鵲頭即命為長史加征虜將軍初孝武

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
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
義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帝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
臧質為雍州刺史元凶劭弒立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
質疏顗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
銜命報孝武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
質諸子在都邑聞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曰
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

戚勲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賛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
其乃懐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録得敦使大將
軍義恭行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報質即日舉兵馳
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遥赴潯陽與孝武同
下
蕭思話為徐兖二州刺史元凶搆逆思話即率部曲還
彭城起義以應孝武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歴下始奉
國諱所承使人不知潤狹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

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載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
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
忍率土臣民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嘗志此
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種疾雖百
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略會奉令旨悲懼無
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虔並到
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
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垣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

配精甲五千申坦為統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絡繹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孝武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

坦護之為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都王義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别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

劉延孫鎮京口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既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遣還誕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京師

梁曠為山陽内史時竟陵王誕舉兵反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誕誕怒滅其家

劉懷珍為河間太守時竟陵王誕反郡人王弼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弼

車騎參軍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五

册府元龜卷六百八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忠第二

南齊謝元邈宋明帝時為青州刺史罷州還髙帝塗中要之元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稱髙帝有異謀髙帝不恨也

梁袁昂仕齊為吳興太守東昏侯永元末義師至京州

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竟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扶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測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絶齊聖明啟運兆民有頼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横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鋭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鄴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

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無熒惑出端門太白
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玆辰
且范岫甲冑久薦誠款各率所䌋仍為犄角沈法瑀孫
肹朱端已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
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
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足為孝
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
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

任同惡弗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
欲布所懷故致今日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
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欵循復嚴旨若臨
萬仞三吳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
近奉敎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
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直
是東國賤男子爾雖欲獻心莫增六師之勇置其愚默
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宏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

以一食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其所厝誠惟理鑒猶懼威靈歐陽頠為臨賀內史高祖大清中侯景搆逆衡州刺史韋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頠監衡州京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奪其郡裕以欽與頠有舊遣招之頠不從乃謂使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後為

鎮南將軍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頗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

陳昕為驃騎外兵臨川太守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啟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必濟乃板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為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固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為也令昕收集部

曲將用之昕誓而弗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啟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既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

王褒爲安城内史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

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襃猶據郡拒守大寳三年元帝徵襃赴江陵以為忠武將軍南平内史

袁君正為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萬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

王沖為南郡太守元帝鎮荆州為鎮西長史侯景之亂帝於荆州承制沖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

陳周敷梁末為豫章太守是時江南酋帥並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唯敷獨先入朝

蕭乾為建安太守文帝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乾棄郡以避時閩中守宰並為寶應迫脅受其署至乾獨不從徙居郊野屏絶人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以狀表聞帝甚嘉之起授五兵尚書

程靈洗為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華皎之叛也遣使招誘

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

後魏崔元珍孝莊永安中為唐州刺史爾朱榮之趣雒陽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拒守不從為子鵠所陷

裴俠為義陽郡守元顥入雒王欽若等曰北海王顥時奔于梁梁高祖為魏王送至雒陽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

辛子馥為平原相時元顥入雒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
仲景附顥拘子馥并禁家口孝莊反正詔封三門縣男
崔庠為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
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
崔巨倫為東濮陽太守元顥入雒據郡不從莊帝還宮
行西兖州事封漁陽縣男
楊津為定州刺史時賊帥雒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及
葛榮專制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

北齊高季式為濟州刺史濮陽民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為亂季式討平之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盜賊多致尅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内既不奉命又不侵境有何急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脱豈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

來又不疑外州有救來備破之必矣兵貴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

傅伏為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克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

後周張崍初仕梁為吳興郡守時侯景陷京城百官逃散湘東王記室參軍姚僧坦假道歸至吳興謁崍崍見僧坦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

累日郡城遂陷

泉企為雍州都督為東魏將高敖曹所攻陷執企而東企臨發密誡其子元禮仲遵曰吾平生志願不過令長爾幸逢遭會位亞台司今爵禄既隆年齒又衰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宏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為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云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

竇熾為雍州牧隋文初為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高其節
隋王長述為信州總管時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帝大悅
陳孝意大業末為鴈門郡丞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舉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絶竟無報命孝意執志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

悲慟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

武周

劉權大業末為南海太守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

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為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

子世徹又客遣人賫書詰權稱四方擾亂英雄並起時

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

之以死

劉子翊大業末為丹陽留守於上江督運為賊吳基子

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還清江遇江都之變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為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江都之變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大業末為河東通守唐高祖義師攻之君素守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奬擢至于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

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為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口城中徽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于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唐李襲志初仕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產召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後聞江都之變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民悅服

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簒逆四海咼沸主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佗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没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戮力中原共雪讐恥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死不為逆節而求生尉佗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衆議而止

皇甫無逸隋末留守雒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

尊立越王侗為帝及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謂之曰當與汝死戰吾頭何可得也

鄭元璹隋末為文城郡守高祖起義太原遣將張綸西略地至文城元璹堅守不下攻拔其城擒致軍門及平京城拜太常卿授上柱國

常達武德初為隴州刺史為薛舉所擒達辭色抗厲不為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不達曰止是癭老嫗

何足識竟釋之

李元通武德初為定州總管為劉黑闥所擒黑闥重其才欲以為大將元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元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吾當為諸軍一醉遂與樂飲謂守者吾能劒舞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大息而言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何面目視

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之為之流涕拜子伏護為大將軍

呂子臧武德初為鄧州刺史賊朱粲圍城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

劉政會武德初為太原留守劉武周進逼并州晉陽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為賊所擒于賊中密表論武周形勢事平復其官爵

高叡聖歷中為趙州刺史時突厥默啜寇州長史唐波若將以城降賊叡不能禁止乃於廳事自縊不死默啜逼令誘說趙州屬縣叡抗節不顧遂為賊所害則天聞而嘉之贈冬官尚書謚曰節

楊元琰長安中為荊州長史與張柬之交代泛舟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諸武擅權之狀發言慷慨有恢復之意後入為右羽林將軍與柬之誅二張立中宗

李京玄宗天寶末為饒州太守時祿山反攻饒陽京憂

迫無計遂投火而死

顔杲卿天寶末為常山太守時安禄山反賊將蔡希德攻陷常山杲卿及長史袁履謙並為賊所害杲卿晉陵人也少以吏幹稱禄山奏為常山太守及禄山反杲卿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内邱丞張通幽密謀開土門以背之時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鎮土門而隸於常山杲卿遂謀誅欽湊乃召欽湊赴郡會議因殺之以并其兵會賊將高邈何千年俱自東京至

杲卿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與縣吏翟萬德潛縛之安石遂與萬德伏兵於驛生擒千年及邈致于杲卿杲卿使其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執邈千年及欽湊之首獻於京師帝大喜以杲卿為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袁履謙為常山太守賈深為司馬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祿山聞有變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常山杲卿力屈城陷思明執杲卿送于祿山祿山怒縛於雒水橋柱支解之杲卿詬詈之聲至

死不屈履謙亦同時遇害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忿之先截其舌履謙以口血噴其賊面賊臠割之路人皆不忍視

李遵天寶末為彭原太守時肅宗幸靈武至烏氏頓遵至謁見進奉衣服器械資糧以助軍

顔真卿天寶末為平原太守安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没獨平原清河博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蹙不可復振真卿

乃歷江淮荆襄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

崔光遠天寶末為京兆尹時肅宗在靈武光遠領長安縣令蘇震并府縣官屬十餘人於京西市號令百姓召能從靈武郡者百餘人其日出城西門歸順

袁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禄山之亂西北邊戍兵人赴難河隴郡邑皆為吐蕃所扱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降屈部下如一矢石既盡糧儲將竭城將陷没光庭手殺其妻自焚而死

薛雄代宗大歷中為衛州刺史魏博節度田承嗣誘為亂雄不從承嗣遣刺客盜殺之

康日知德宗建中中為趙州刺史會成德軍節度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謀有父位詔幽州節度朱滔討之日知遂以州順命

姚況建中末為涇原節度判官時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況知州事以兵馬使馮河清知兵馬留後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德宗幸奉天況與河清聞

之乃集三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吏誓敦忠節衆頗義之
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
幸六軍雖集蒼黄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甲仗至軍士
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況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河清
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韋皐建中末為鳳翔判官權知隴州留後事時涇師犯
闕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
府叛歸於朱泚先是泚留范陽戍卒五百人於隴州舊

將牛雲光將之是時雲光將欲謀亂擒皐以應泚皐將翟曄同知之白皐為備雲光知事泄遂率其兵以奔行及汧陽遇泚家童蘇玉將使于皐以皐為御史中丞乃相率却過隴州乃云皐恭承命即吾人也如不受命彼書生可以圖子事無不濟矣及反旆疾趨隴州皐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偽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知公有新命今乃復還願與戮力定功同其生死皐曰善又謂雲光曰大

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中無所危疑衆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皐且以為信然乃盡付弓矢戈甲皐既受之乃內其兵明日皐犒宴蘇玉雲光之卒於郡舍伏甲於兩廊酒既行伏發盡誅之斬雲光蘇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皐為鳳翔節度使皐斬海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乃遣從父兄平翁繼入奉天城中聞皐有備士氣增倍皐乃築壇于庭血牲與將士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皇宮而李楚琳亦

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群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竭力仗順除兇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塵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追於子孫亦罔遺育皇天后土當鑒斯言又使人通于吐蕃以求助朱泚既滅授左金吾將軍兼禮部尚書尋遷大將軍

張建封建中末為壽州刺史時淮西節度李希烈稱兵

擒李元平擊走劉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鑾駕又幸奉天賊兇威益盛淮南陳少遊且使使交通希烈希烈僭稱偽號改元遣將楊豐賫偽赦書二道送少遊及建封豐至壽州建封乃令擒縛豐號令軍州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乃令引楊豐對中使斬之于通衢封偽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既怒且懼建封遂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偽署其黨杜少成

為節度令先平壽州然後赴江都建封遣將賀蘭元均
邵怡等守霍丘柵少成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黄等州
崔造建中末為建州刺史涇原叛造聞難作檄馳隣州
請齊舉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抗表上聞朝廷嘉之
及京師收復詔徵造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上疏請罪
不敢即赴闕德宗以為有禮優詔慰勉作吏部侍郎
李紓建中末為同州刺史德宗幸梁州紓亦棄州詣行
在拜兵部侍郎

高承簡貞元中為宋州刺史時汴州反逐其帥因以部將李㝏行帥事㝏遣其將持記責宋州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使來輙縶之一日并出斬于衙門之外威震郡中及㝏兵大至宋州凡三城賊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乇十餘戰會徐州救兵出㝏為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師兵圍㝏即遁去承簡拜簡校左散騎常侍兖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崔從憲宗元和初為興元推官知邛州事劉闢竊據西

川以兵逼從歸附從訓卒設備以一𨚫抗禦之

杜慆懿宗咸通末為泗州刺史時桂林戍卒龎勲等為亂擁衆還徐至泗州令悉攻之遣牙將李員入城見慆曰留後知中丞名族不敢令軍士失禮但開城門令百姓存活無相疑也慆執而殺之

後唐張憲莊宗同光末為太原尹時趙在禮入魏州憲家屬在魏闗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

王思同明宗長興末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潞王鎮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稟朝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肉揺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艱難乃令小伶安十十以五絃伎見思同因勸諷動又軍校宋審温者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朱延乂以書檄起兵

會赴部署樂彥稠至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獄彥稠請誅審温拘送昭赴闕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為鳳翔中行營都部署

晉李瓊高祖天福中為潁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統本部兵攻其郡城且以書誘瓊瓊固拒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七至六百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禮士　　旌表
禮士
夫見善如不及先儒之丕訓就賢體遠為政之要道自昔牧人守土之吏曷嘗不尊尚賢者詳延俊乂申以禮遇洽其道義然後能成化而美俗哉至若几杖之設以

重於耆年書記之問以奬其高行親詣閭巷靡辭於屈體召至郡閤欽聞其緒言或重其經術待以師友或接之恩紀同乎昆弟及至旌異其德推顯其材褒待越於常制延辟極其勤懇用能聳厲四封之内激昻中人之志使其靡然向風翕然遷善遵行禮讓臻乎恥格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漢曹參為齊相聞膠西有蓋公（古盍反）善治黄老言（黄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乎清静

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吳公為河南守雒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屬文稱於郡中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秀美也）甚幸愛

何壽為蜀郡太守時何武為郡吏事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

趙貢為瑯邪太守時薛宣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斗食者祿少每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縣名也）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

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後宣代張禹為丞相除趙貢兩子為史

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

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穰人郭丹為吏始諫議大夫吏始敗歸鄉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

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之聽事

郭伋為并州牧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政事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

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

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吳有龍邱萇者隱居太

末縣屬會稽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

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

尉掃洒其門尤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録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賢士大夫爭往宦焉

鮮于褒為京兆尹郡人第五倫始以營長詣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堂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

朱暉為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屬行士

朱穆為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

梁統為姑臧太守姑臧稍為富邑時天下未定士多不

脩節操而孔奮以議曹掾守姑臧力行清潔為衆人所

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

節治貴仁平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

門引入見母

周景為河内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

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

之賜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

鮑昱為汝南太守新息人高獲三公爭辟不應昱每行縣輒軾其閭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郡人謝夷吾為督郵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

徐蕭為右扶風時張元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為陳倉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蕭

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滕矣（遭逢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王龔為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繇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陳蕃為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徐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髙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种拂為潁川太守潁陰人劉翊嘗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為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復舉翊孝廉

龎(⿱彡灬)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竒節隱居教授(⿱彡灬)到先

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
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傲思其微意良久曰棠
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
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傲在
職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
羊陟為河南尹時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往造陟陟延
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
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

傍延陟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

陶謙為徐州牧時公卿舉鄭元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黄巾寇青郡乃避地徐州謙接以師友之禮

孔融為北海相承黄巾殘破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又以原為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

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郗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真
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
朝勞謙疇咨雋乂我祖來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
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
矩原字根矩仁為己任援手執溺振民於難乃或宴宴居息
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
遼東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
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

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公孫度甫覺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

吳太史慈初避遼東融數遣人訃問其母并致餉遺

公孫度為遼東太守時王烈避地遼東度接以昆弟之禮訪以政事

劉表為荆州牧時趙戩客於荆州表厚禮焉

魏張邈漢末為陳留太守弟超與臧洪起義同至陳留邈問臧洪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内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

盧毓為上黨太守先是鉅鹿人張琦養志不仕移居上黨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板謁琦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板謁所可先

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陳登為廣陵太守請郡人陳矯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議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

此而深敬友矯

裴徽為冀州刺史趙人孔曜薦清河文學管輅於徽徽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

王凌為青州刺史表請郎中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

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淩猶不遺淩流稱青土蓋亦緜基協和之輔也

蜀夏侯纂為廣漢太守以縣竹人秦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

吳士燮為交趾太守體器寛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

依避難者以百數

吳粲字孔休爲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顧卲爲豫章太守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卲皆拔而友之

卲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卲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

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唯善所在皆此類也

晉陶侃為荆州刺史時皇甫方回謐之子少尊父操辟亂荆州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

周浚為揚州刺史廣陵人華譚好學不倦為隣里所重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品待以賔友之禮

劉宏為荆州刺史時陳敏作亂順陽太守張光率步騎五千詣荆州討之宏雅敬重光稱為南楚之秀

劉陶為揚州刺史先是杜夷為王敦所舉方正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為祭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為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難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每每營恤之嘗以市租供給

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

許猛為幽州刺史素服霍原之名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

王敦為荊州牧以郭舒為參軍轉從事中郎將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乃表為梁州刺史

謝尚為丹陽尹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

江會臨汝令袁勗子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亮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遂問焉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宏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鄧嶽為廣州刺史葛洪為句漏令將子姪俱行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莞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

王弘為江州刺史時彭澤令陶潛棄官閒居弘甚欽遲

之後日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龎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讌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適乃令一門生二兒

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
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
前涼陰澹為燉煌太守郡人索襲虛静好學不與當世
交通或獨笑或長歎或涕泣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
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
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
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盖公
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

聘不至蓋欲宏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黷乎會病卒

後秦苻融為兾州刺史州人崔元伯少有儁才號曰兾州神童融虛心禮敬

宋劉道産為雍州刺史柳元景有器質道産深愛其能元景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産謂曰久欲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

袁粲為丹陽尹太原王延秀薦傅昭於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也

張崇之為吳興太守烏程人吴達有孝行為鄉里所推崇之三加禮命其後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南齊張永為吳興太守郡人沈麟士隱居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永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

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鱗士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喬卿永乃止

王曇生張淹並為東陽太守郡人徐伯珍積學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曇生與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王僧達為吳郡太守錢塘人褚伯玉有高世之行僧達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

將軍邱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覺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玆而三焉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服松石分於孫峯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與慰日夜比談討芝桂

借訪荔蘺若已窺烟液滄州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袁昂領丹陽尹辟徐之才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

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映光

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

梁蔡興宗為鄭州刺史引沈約為記室嘗謂其諸子曰

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

蕭琛為東海太守瑯邪人諸葛璩辟江祀府議曹不就

琛與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並禮異焉

衡陽王元簡爲會稽太守時何胤隱居東山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嘗命駕式閭談論竟日

柳惲爲吳興太守郡人沈顗幼清靜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累徵不赴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惲以顗從役揚州别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慚厚禮而遣之

王峻爲桂陽太守時郡丞周興嗣博通紀傳善屬文峻素相賞好禮之甚厚

陳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先是湘東王主簿蕭允臺城陷居京口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以書召之允又辭疾安都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禮

後魏陸馥為相州刺史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咨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

王誦為幽州刺史范陽涿人盧義僖為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誦與義僖交款每與舊故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來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

其見重若此

劉模為穎州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獨模給所須弔待以禮肅臨豫州模猶在郡

裴慶孫為邵郡太守在郡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常滿是以為時所稱

崔休為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東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嘗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

儒者稱為口實

北齊揚州公永樂為濟州刺史州人李系為廣陵王録事參軍府解還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永樂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友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還鄴

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李德林居貧轗軻湝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為君臣禮數

唐高士廉太宗貞觀中為益州都督府長史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之鎮益

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倮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屩致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屩也為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亷高之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亷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張嘉貞元宗開元中為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内刺史禮隅而引漢州刺史李擇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

盧齊卿為兖州刺史王希夷隱於徂徠山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

賀蘭進明天寶中為試信安太守其後第五琦貶為須江丞進明重其才畧遇之轉深

李勉德宗貞元中為汴滑節度以名士李巡張參為糧料官巡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筵次陳膳執酹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峴為魏郡太守時李栖筠為冠氏主簿峴待之如布衣交

張建封為壽州刺史聞温造之名招以尺書造曰可人也挈家從之建封動靜咨詢而不敢縻以爵祿及按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視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遂

妻以凡之子

李泌為陜虢觀察使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陽城決之泌數禮問之

崔衍為宣歙池觀察使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士者得賓寮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

旌表

夫追甄往烈申奬至行興廉而舉孝尚賢而崇德乃為

政之所先也況乎居岳牧之任為萬夫之長風化攸繫
品庶式瞻自非敦勗名義旌別淑慝亦何以臻恥格之
漸成懷音之美哉繇漢暨唐循吏間作乃有移書以褒
直節置饋以禮先民至若貞操邁倫懿範絶俗或著之
銘刻或加以辟署或表厥鄉里揚其淑聲或列之圖像
形於善頌或枉顧於衡蓽或荐推於廩賜既優異於羣
萃復升聞於王庭故能激勵頹弛聳動倫伍致民德之
歸厚成政績之尤異焉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以此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

後漢任延年十九為會稽都尉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

饋禮祠延陵季子

郅惲為長沙太守初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為首舉

劉護為江夏太守郡人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勝哀免喪鄉人稱其至孝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

賈琮為冀州刺史初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廷尉獄中

琮使行部過雲祠墓刻石表之又已肅為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琮刊石立銘以記之張酺為東郡太守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

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遏前郡守以青身有金瘢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郡右曹

韓崇為汝南太守郡人蔡順以至孝稱崇召為東閤祭酒順母平生畏雷自亡歿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軍馬到墓所

孔融為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高密人鄭元字康成融深敬之屣

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德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魏王肅為廣平太守時有張𤦲學無內外不應辟命卒肅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𤦲字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使勞問其家顯題門户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毋丘儉為幽州刺史討高句驪王名宮將叛於魏其臣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

生蓬蒿不食而死及僉至今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蜀王裔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裔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引立祠作銘以旌先賢

董榮為益州刺史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孝通誦之

吳顧邵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恤其後

晉孔嚴為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弟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子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

溫嶠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

陰澹為敦煌太守郡人索襲虛靖好學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澹禮之襲卒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

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黄元於衆妙之内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逺莊生之不顯蔑過也乃謚曰元居先生

楊宣為敦煌太守郡人宋纖隱居於酒泉南山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

馬岌為酒泉太守時宋纖隱於南山岌具威儀鳴鐘鼓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

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崕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欝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劉宏為荆州刺史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參軍李興為之文

前秦苻朗為晉州刺史桑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宋張崇為吳興太守烏程人吳達經荒饑病合門死者

十有三人逵夫妻僅存家極貧窘朞年成七墓十三棺時人賻贈一無所受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

劉惔為武陵内史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表其門閭

劉損為吳郡太守至閶門便入泰伯廟時堂宇頽毁垣牆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即令脩葺

南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

王綸之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

梁顧憲之為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謝朓為東海太守辟瑯邪人諸葛璩為議曹不就朓教曰昔長孫東徂降龍邱之節文舉北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

脩豈懷珠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蒸藜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先是郡人郭原平有孝行為鄉里宗仰太守王僧朗察不就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友山陰朱百年妻下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圖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況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虛深仁絶操追風曠古棲眞

處約華耇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不受

後魏盧道將為燕郡太守下車表樂毅霍光之墓而為之立祠樂墓在良鄉霍墓在蠡州

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

高允為懷州刺史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郡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

乃表聞脩葺之

李安世為相州刺史以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為之脩飾廟堂

隋漢王諒為并州總管先是文水人郭儁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義之諒聞嘉歎賜兄弟二十人衣各一襲

唐許景先開元中為鷄州刺史閺鄉人梁文貞少從征役比回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終養乃泣血廬墓三十

餘年景先奏請宣付史官

李栖筠為浙西觀察使時蘇州嘉興人徐岱少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栖筠厚遇之為改所居為復禮鄉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七